要領三不幸也然則人而可不廣求交道乎去年冬間同志嘗會于某所相共議曰朋友之間孰不欲數相晤會證其所得也耶然而所以契闊阻絕每不能罄其交歡者無他亦由迂途之阻雨雪之妨加以世事多故焉爾若非爲設會約嚴立課程極論熟講一其同異則吾輩日就荒蕪學遂無成立之日矣盍各締盟約成平生之素志乎於是同志皆願預于會繇又議曰奢不可以致遠約可以持久凡脩會之初務從節儉爲是若赴會于各人所恐拘拘俗習而或至於奢非耐久之道也於是以弊廬定爲會集之所各齎一茗一果爲會日之具不許設其餘大凡每月三會而止若有事則一二會而止有公事暨父母事不得赴會者先期告之會長會長預卜他日定之不許以私務遊觀不赴于會頃又有請入約者及後生晚進未知入道之要故今申定著規約以爲修會之式前述之以立會之意後論之以爲會之要若夫言詞之所不到指意之所不暢者諸君亦爲加檃括以啟導引接之可也此亦予所大欲聞也

夫聖賢之所以教人吾之所以求于聖賢者豈有他哉亦只在於盡人之所以爲人之道而免其爲禽獸

而已耳蓋人之所以爲人而禽獸之爲禽獸非惟以頭圓足方能言能食而後爲人也乃以斯性之貴且靈非物之所能比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周書曰惟人萬物之靈其爲貴爲靈惟人得以專之而雖天下之物之多無得而對焉然不知向學則不自知其爲貴爲靈也雖自知其爲貴爲靈然踐履不實則又不足以爲貴爲靈也唯能知性爲知爲貴爲靈之眞唯能盡性爲盡爲貴爲靈之實蓋性卽天命命卽天理至善無惡至粹無雜至尊無對至大無外渾淪通徹不以古今而異焉不以聖愚而二焉此謂帝降之衷此謂天地之中而人有各受之以生焉則其可不謂之爲貴且靈也哉盡焉之謂聖存焉之謂賢喪焉之謂庶民而所謂盡焉者盡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之謂而喪焉者亦流爲禽獸之謂也可不愼與然性者萬物之一原不可以人己分不可以內外判是故君子之學必本諸身而盡諸物其修己則所以成物安人則所以盡己蓋人之在於天地間必有父子也有君臣也有夫婦也有昆弟也有朋友也此五者彝倫之所大而人之所以不可須臾離者也去之則異端也禽獸也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之間故其知

性者必知彝倫之不可離而自知其身之不可不修焉知其身之不可不修而自知彝倫之不可離則不仁也知彝倫之不可離而不知其身之不可不修則不智也不仁不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故古之君子急乎聞道而務于修德如饑而求食如渴而求飲汲汲遑遑唯日不足夫惟以道之不可須臾離焉而學亦不可不以一日講也今之君子不然以爵祿之崇爲通以功名之著爲高以文繡之美爲華以僕從之盛爲榮富貴是慕利害是較而於天性之貴不自知其爲何物非惑之甚哉嗚呼學之不講德之不脩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在聖人猶以爲憂而吾人不自知憂焉則其欲爲君子乎欲爲小人乎不可不自辨其志焉今時朋友固不可謂無志于學也然空弄佹俾研究訓義徙從事於議論講說之間而於所謂不可須臾離之道還似置之於度外噫古昔聖賢之立教也本非以言語文字教之人也將欲以使後學者同爲聖賢而已苟有欲爲聖賢之志而後讀聖賢之書則其志今古相符彼此相應猶金之於鎔硝之於銑固亦末之難矣若否則彼自彼我自我如以方枘而入圓鑿北轅而求之越亦何益於吾身哉儻

若朋友之間各立其志相共誘進勵其怠惰資其不逮而得共進聖人君子之道則斯會之立固有益苟羣居終日聚譆縱談吟哦笑傲空偷一日之閒而已則豈立會之本意哉況乎忠告而善道之朋友之義也視人之有過而不言觀人之不進而不勸務悅乎人面從後言是流俗庸輩之所好而非君子之所爲也大凡預斯會者有善勸之有過規之患難相恤憂苦相慰而欲務以衆人之心爲心各盡一家同仁之德苟挾賢懷智高自品置少拂其意則以怒氣相加黨同伐異不能忘已焉則非所謂盡人之所以爲人之道者而流爲禽獸之基實胚胎於此其可不自儆戒乎

同志會式

凡會日主人先至掃除室內然後揭歷代聖賢道統圖於北壁上以左爲講者座右爲贊者座掌讀會約於衆中必推一人爲會長衆畢至各以齒爲序詣先聖先師位前設拜（鞠躬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畢贊者立於先聖先師位前跽拜（俯伏興拜興平身）興拜興）取會約就座讀過衆皆肅容贊者又承其意略說爲學之要畢衆皆致拜贊者答拜既而又取會約置之于先聖先師位前拜退

儀節如前後講者拜皆同此於是衆中進講者請陞座講者起至於先聖先師位前致拜然後陞座講畢衆皆拜講者亦拜而後衆各質問所疑若其所答意義難通稍失其理者會長又爲之折衷講論既畢講者自收書而退衆復進次講者請陞座如初衆講共畢而後會長又出策問或論題試諸生諸生各呈其論策會長取之略下轉語或著批評與之不著甲乙若不能卽答者竢於次會出亦聽講論之間最禁嬉笑遊談駭人聽聞及大揮扇喧聒座中且一切世俗利害人家短長及富貴利達飲味服章之語最當誡焉大凡會中講義論策各作一冊其輪數人繕寫又會中問答發明經要者及學問有緊語皆謹錄衆人相共校定別作一冊其籃於聖經及膚淺不切實者不載

同志會品題式

一言語有法學識正確者列之上科

一言語謹愼行稍忠實者列之中科

一才氣雖秀言語浮躁者列之下科

右大槩以忠信爲上私曲爲下善善欲長惡惡欲短

右倣班氏人表三科九等之例各列諸友姓名每

月初會必改其品題

誓詞

赫赫在上　明明在下
心苟私曲　天其厭我

寛文二年壬寅夏五月朔旦

申約中有性卽天命卽天理等語此亦襲
宋儒舊說非定論也　長胤謹識

書齋私祝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蓋朋友者五倫之
一而所以相須交修之益者也故會之以文則學日
進而情日通志日起而德日熟誘掖奬勸振作感發
而得仁自在其中矣予也閒居無事幸蒙朋友之過
從何幸如之予雖極不似竊有志於斯道焉竭欲及
此間相共講磨切劘上進聖人君子之道故一二條
陳以請教于諸同志云

一學者之患最在於有己有己則每見人之不善而
不見己之不善忌己則每見人之善而不見己之
善每見人之不善則有矜己之心每見人之善則
必欲得之於身忌己則入聖之要路有己則陷邪
之深坑可不愼乎凡吾同盟之人講習之間務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先生文集 6巻』 請求記号 862-140
ガラス使用

謙下優柔引接勿存畛域勿爭門戸設若見人之有不善者若己有之哀矜惻怛諷導詳欵而勿生厭惡非笑之心非直有益於人實己之德亦由此成熟矣

一學貴乎日新設今日若昨日今年若去年則非惟其身之羞實同盟之羞也若有學不進者衆人會議要務為之力且於其身感謝愉悦當深佩服同盟之規誨勿生恚怒

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尤聖師之所戒凡同盟之人除語學問躯行外談寒暄論詩筆固所不禁富貴利達服章財器雜藝機巧之語皆當禁遏焉若犯此數者非所謂道義之交

一聖門之學大事也其立志欲大信道欲篤而守之以久勿為他事所勝勿為俗情所纏欲勇往向前一日新一日矣若其志在於功名利達而不在于道德聖門德業之實以詞章記誦為足而不在于仁義之奥者勿預此座

一人之於道最要忠信觀諸公進見質問之間其孝悌忠信仁義廉恥之說皆如出於其肺腑然未知孝親敬長及交朋接人之間果皆與平日所言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先生文集 6巻』 請求記号 862-140
ガラス使用

異否若一與此相違則非所謂忠信也子所以發此言者實欲諸公亦以此相規切於某也幸勿吝盡言　寛文元年辛丑仲冬廿一日

格物訓義

格物者大學之括例也蓋聖人置之於八事之始者。曾發其例也非相竝而稱之也故聖人於八事之前先明說格物之法而示入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按格至也正也物謂身之所處事也言欲致其知者在於自知物之本末而能先後之則眞知自至而事也若自明本末之理而能先後之則眞知自至而事無不脩矣其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者乃言知所先後而能先後之則近道也猶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之知字深觀近道二字自可見矣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而必以止於至善爲之準的而止至善則必由格物何者物之有本末事之有終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違者也苟能格物之本末則眞僞是非自無所迷輕重厚薄自無不中而所謂至善者於是乎得止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即此也夫知也意也心也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皆謂之物致也誠也正也脩也齊也

治也乎也皆謂之事其功夫次第自有不可紊者矣然大率欲平天下者徒知求之天下而不知本之國欲治國者徒知求之國而不知本之家欲齊家者徒知求之家而不知本之身欲脩身者徒知求之身而不知本之心欲正心者徒知求之心而不知推之誠意致知格物是非所謂知所先後而能先後之者也故格物工夫常在各項之前而其用便在各項之中貫徹終始包括前後無所不在豈止致知之前一項工夫哉聖人於是最示格物之為要法故於八條目之後又申明之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豈非大學之要緊哉而知止一節申明止至善之為要自物有本末至於知之至也總論格物致知之義而言至善必若此而止也明白詳悉節次分明無復可疑矣若以物有本末以下數段為特說本末之義則大學何以獨遺此緊要工夫而不列之八條目耶既觀不以本末列之條目則知所謂格物者即先本後末之謂而更無別法也故大學一書謂有錯簡則可也謂有闕文則不可也竊按格字先儒有單以至字訓者

有單以正字訓者以至字訓者必謂窮至天地萬物之理以正字訓者必謂去其不正以歸于正若以至字訓者固知於致知誠意之間功夫效驗不相接續而非所以脩己治人之先務以正字訓者雖於致知誠意之間功夫效驗自相接續而有不明物則而冥行妄作以末爲本之弊皆非大學之原旨矣觀大學既不曰致知在至物亦不曰致知在正物而必曰致知在格物則固知非一義之所能盡也

此篇係中年之作然後來修大學定本意旨略同須參看焉　長胤謹識

斜几制度

本邦學士家必用見臺不知誰所創考其制蓋魏武帝歙案之類云凡士子研習之間每於案前或案左右用之又或燕居講讀之時可單用之其適用便觀不可勝言然世無定制今依舊式新定制度其制上下有版廣各九寸下版兩端各立柱以承上版上版長一尺八寸前下離可以攤書下版可以閣書上版長一尺六寸前加緣廣一寸取架書地九寸後高去地一尺六寸前加緣廣一寸取架書不隆兩柱間相去一尺二寸許中施小桁桁上加版使可執而移又高在離地七寸五分上兩柱下當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先生文集 6巻』 請求記号 862-140
ガラス使用

底別穿一小木納柱橫施牙機以約兩柱其制皆相合作之有事則可合而用之無事則可離而收之宦遊之士不可一日無焉蓋曹公之意出於惰而今士子之意起於勤不可以並觀焉以舊名之不雅改號斜几云

讀諸葛孔明傳

或問曰宋諸儒以諸葛孔明爲王佐之才然乎曰非也孔明霸者之臣耳何以知之曰以其言與學而知之孔明嘗在隆中自比管仲樂毅而勸後主讀韓非之書其學出於申韓刑名法術之流此豈非霸者之臣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其才亦盛矣向使管仲無孟子之論則後世學者必以王佐之才稱之予故謂管仲生於孟子之前其不幸而孔明生於孟子之後其幸也其無定見可知矣然則子能爲孔明之事乎曰人各有其才學各有其所得我不能爲孔明孔明亦不能爲我然則子之術可得而聞乎曰可也古之宰相有日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我亦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乎　寛

文三年辛卯四月

讀宋史道學傳

予偶讀宋史道學傳竊嘆曰陋哉史臣之無卓識也夫道一也學亦一也豈儒學之外別有所謂道學者耶儒而非道則不可謂之儒也凡德行文學近似聖人之道者皆當列之儒林而別立雜學傳其頗詭聖人者雖博學文章若山斗江漢皆收載之可也何者聖人之學理學也凡天地間事無非儒者之事而其可議可論者亦無非儒者之學故外理學而無孔孟之學外孔孟之學而無所謂學若出理學之外而別有所謂學者是非異端則必邪說也豈可謂之學也哉蓋唐虞三代之際理學之名未起而天下無非理學至於後世理學之名始立而理學反不明於天下何哉夫唐虞三代之際粹矣漢唐之時尚存古意門戶未分譏詆未起至於近世道學諸君子防閑愈嚴厲禁愈密拒人愈繁失地愈多理學遂孤立於天下而勉近庸輩視以爲一種學問悲哉且視專治記誦詞章者斥爲俗學而以爲理學不事記誦不修詞章特讀語錄精義等書可也殊不知孔氏之門有博文之教有言語之科豈盡廢記誦詞章哉惟其本之於理則謂之理學不本於理則謂之俗學顧其所存是非如何耳蓋由理學則記誦詞章之名亾而記誦詞

章之實盛由俗學則記誦詞章之名立而記誦詞章之實滅故記誦亦理學也詞章亦理學也律曆兵刑農圃醫卜亦理學也苟不本於理則六經語孟之學皆俗學也況記誦乎況詞章乎況律曆兵刑農圃醫卜乎故曰天地間事無非儒者之事而其可議可論者亦無非儒者之學故曰出理學之外而別無所謂學者也惟君子爲之有本用之有要不緩其本而急其末不舍其大而取其小然觀近日諸賢所謂纔有讀數部語錄者則曰明道學有審理性字義者則曰精理學認筌而爲魚取蹄以爲兔理學而至此可謂一反也凡吾所謂理學者自誦詩讀書至通性命道德自脩身齊家至治國平天下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夫然後謂之理學也若夫語錄精義等學徒訓詁之雄焉耳何足以爲學

寛文九年己酉孟秋日

理學之名本非古稱也古人言倫理義理皆指人道之條理非若後世理一分殊之謂也此時先人尚襲宋學舊套故以理學爲稱詳見于童子問云

長胤謹識

私試制義會式

制義昉于宋盛于明乃科場之所重也國家舊罷貢舉故士子多不修文詞雖知講道學經者然不逡於斯則孤陋寡聞不能直達經指源委必也不穿鑿則失之膚淺孔門有言語科良有以夫今私爲諸生每月一次出題試之題先用語孟次第當及本經倣汝南許氏定每月朔日爲會日倘有事展限更用無事之日會日諸生各懷墨卷置案上卷中不書姓名紙不擇和唐皆以高九寸爲準糊和紙爲囊進呈衆中推通文法者數輩爲參評參評乃就案上信手抽取每卷先錄其所得次第於其上而與衆論議定而後用朱筆略爲簒定畢呈之會長會長再看詳刪定用青筆如值佳境或圈或批從其所好略議其工拙或口授作文之法不校甲乙不分次第恐起爭端也雖以試名之實課也試罷參評以其文附各人諸生各受歸而書寫爲冊送于會長會長再勘照參評所得次第輯爲一冊凡寫本長六寸八寸五分橫五寸定以十行二十格爲式

元祿六年甲戌秋九月

時命經義直述主意不務華藻或從舊說或用己見各任其便云

長胤謹識

讀家禮

昔朱文公居其母祝氏之喪作葬祭禮後又推之於冠昏爲家禮一書其意蓋欲爲人家日用通行之典然愚竊有疑蓋文公之學慤實詳明衛道是勤守禮是謹愚素所嚴事焉然至於其所不合意亦不能無疑若遽而辨之則不能免於輕議先輩之咎置而不議則道遂不明於天下吾亦不得不辨焉子思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此所謂中庸之道也而有宋諸儒多定禮書自欲爲學者之規蓋痛時俗日渝古禮無復也其志亦美矣而不知無其位則不可苟作禮樂也若後之人亦倣而爲之則其所定禮書輒非爲道而實賊道之具也甚而至以士庶之家用天子之禮可不歎哉蓋聖門所謂知禮者謂知其理也非謂知其度數也苟知其度數而輒稱知禮則世之知禮者固不少矣晏子大國之相也而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曾子以爲知禮則聖門所謂知禮者概可知矣夫禮之在于天下也猶日月星辰之麗于天也雖時有興廢然禮固有在豈患其絶滅哉先儒之所憂者禮之文也吾之所憂者禮之實也借令有其文苟無其

實則其如禮何孔子嘗答顏子損益四代之禮以告之然未聞聖人自定何禮也禮者時爲大矣時者命之所在也禮之興也命也禮之廢也命也不待命而行謂之妄命至而不行謂之愚命之所在聖人樂焉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蓋夫子之時去夏殷之代未遠而二代之後尚存焉然其禮既失無所考證豈非命耶夫子雖嘗學夏殷之禮然其不言之者非不惜其禮之廢也實知其命之既絕也故命之所無雖聖人無如之何若使文公以其他禮若褻祭之禮而酌古通今以爲自行之儀而無意於爲後學之規則不亦善乎而後之學者又當取以爲法也惜哉其不知出於此而還欲自定天下後世之禮其亦謬矣

辨史記之謬

甚乎古書之難信也戰國先秦之際天下大亂處士橫議正道隱而邪說熾人恣私說家立道術詭言怪說塗人耳目天下倀倀然莫之能折衷焉司馬遷生於漢文景之間作史記一百二十卷盡攗摭其言而無所取舍混魚目於美玉指瓦礫爲眞金誣聖誣經

莫此爲甚洪水猛獸之害禹周公遇之於昔日而後世能無受其害至於史遷之說則天下崇信相承相守因仍沿襲到今或莫之改也可無辨乎柳子厚獨辨無成王剪桐葉封叔虞之事詞嚴理明人無敢置喙然非惟此事凡若戴記雜家所載虞舜南巡而死文王獵獲太公孔子問禮老聃孟母三遷其鄰今以詩書論孟證之其事之無有尤彰彰矣按舜年一百有十歲而薦禹於天十七年則九十四歲以後之事若巡狩朝會之禮皆當委之於禹而舜不可復親焉其稱南巡葬於蒼梧之野者妄矣舜年三十登庸堯

聳降二女於嬀汭觀厥刑于二女則二女年當與舜相上下藉令少於舜恐當不下十許歲然則舜崩之時亦當百許歲矣設令舜南巡豈可以百歲老婦追而從之乎其言益妄矣史記稱文王獵于渭之陽獲太公而歸然孟子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春秋傳云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太公本東海人則其居東海之濱而待天下之清明矣而渭水在雍州之域距東海幾數千里其不居渭陽可知矣太公又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而歸之則稱文王獵渭陽獲太公者妄也晉韓宣子聘魯曰周禮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先生文集 6巻』 請求記号 862-140
ガラス使用

在魯孔子亦自少以知禮聞焉而老子以禮爲僞爲忠信之薄孔子不可近舍文獻備存之國而遠求茂棄禮法之人而問之假令夫子問之聃不肯答之而記禮家語等書引孔子之言稱吾聞諸老聃者皆杜撰附會誕妄之甚祛之可也況孔子於嬰子產蘧瑗甯俞之輩皆繼繼引接不置而無一語及老聃者則其不師之章章矣列女傳稱孟子早喪父孟母爲孟子三遷其鄰據孟子則日後喪踰前喪又曰前以士後以大夫則孟子喪父之時既仕而長其幼時父尚無恙可知矣大凡似此之類不可枚舉學者據理斷之可矣明王抑菴直著伯夷十辨其詞確人皆誦之然其言曰伯夷不生及武王伐紂之時然伯夷太公同就文王之養而太公佐武王伐紂則不可謂伯夷必死乎武王伐紂之前而伯夷同太公就文王之養則亦當同在武王之朝若其心非武王之伐紂則當在廟筭之日諫止之不可遮要道路而強諫之史記又曰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此行道不相識人之語耳二老相與之日既久矣豈可以如此疎薄之語加之於相與既久之人邪聊書此以刊抑菴之繆且補其闕云　寶永甲申秋八月十

八日

書良秀事

昔者畫工有良秀者善畫佛像一日鄰家忽失火延及其家秀不顧家財器物倉猝趨出門外人皆以爲驚怖失措置秀觀火嘉歎者久之乃顧嘗揮手左右瞻視歡喜踊躍而不已見者驚以爲狂秀曰吾自幼至今繪不動尊像不知其幾千百幅然當其畫火焰筆澀氣祴卒不能如意今我忽得畫法三昧不自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耳我豈不愛資財意不能以彼而易此爾世傳其畫以爲至寶夫畫學小藝耳然非專心致志唯畫之耽不恤其他若此則自不能臻其妙矣學者爲聖人之道如存如亡或輟悠悠歲月卒不能造其藩閫況於入堂奥乎亦秀之罪人也尋適讀俗間所傳物語者得良秀事乃不勝慨歎因爲學者表而出之

紀談二條

賀州有士人常好獵多射鹿忽自悔思吾多害物命罪惡難免從此起臥常見鹿驅之不去鬱鬱度日殆不能御飲食勢向危篤有一老兵持一刀來與之曰是名神息靈劒也置之室中則百怪不近士人淺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先生文集 6巻』 請求記号 862-140
ガラス使用

信常掛之臥內鹿不復見病亦尋瘥後老兵來語之曰是市中凡刀耳凡狐魅邪祟之疾皆由心而生鹿本不爲祟汝深信是刀之有靈故得病瘥何祟之有梅小路中納言藤原長方頗有智鑒時相國平清盛盛作威福遷都攝州福原後又召集在京諸臣訪以兩京利害將以決定鼎之議諸臣面諛清盛稱新都便長方獨不屈備述舊京之盛事而指陳新都之不便議遂定或曰彼恣其跋扈直言無益適以彼之旨同公之議幸免而已危哉長方曰不然小人之情狀必銳於始而悔於終彼問以定都之議是其悔心已萌矣我亦納約自牖而已清盛亦終身左右公以善待之

讀于舊稿

予素不能文又不多作倘有所欲言則排布字句以發其意爾非要著作頃男長胤輯予舊作予讀之憫然矣某某總若干篇皆三十來歲所作大極論二十六七歲時所著性善論在其後心學原論又在其後俱二十八九歲時作其他作皆在三十六七歲以內其後艸定語孟字義及中庸發揮等日日聚徒辨難講議不暇操觚爾後又喪考妣被鬱攸鬱攸度日不

作文者殆十四五年所矣故前後異見殆天淵矣予自十六七歲深好宋儒之學尊信近思錄性理大全等書手之口之目熟心惟晝夜不輟廓然曉通略有所得於是著前三論自以爲無憾於宋諸老先生其後三十七八歲始覺明鏡止水之旨非是漸漸類推要之實理實際百出而及讀語孟二書明白端的殆若逢舊相識矣心中歡喜不可言喻焉顧視舊學若將誤一生曉深恐後來或不知予學問之次第前後之異同錯以舊作諸篇爲予定論故書此以著其梗槩且爲兒輩之監戒云時元祿辛未之歲也

漫筆

古人之言有本無甚道理而爲千古未了之論者矣若楚詞之落英杜詩不賦海棠是已杜甫在蜀久矣而詩中無一詠海棠者或曰避母諱或曰傷時亂而不忍賞海棠予謂當時洛陽以牡丹爲花蜀以海棠爲花而皆不稱其名蓋賞之也凡杜集在蜀中詠花者皆海棠耳若在蜀地稱海棠則墮于俗套而非詩人口氣半山老人詩曰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或以爲東坡

862
140

1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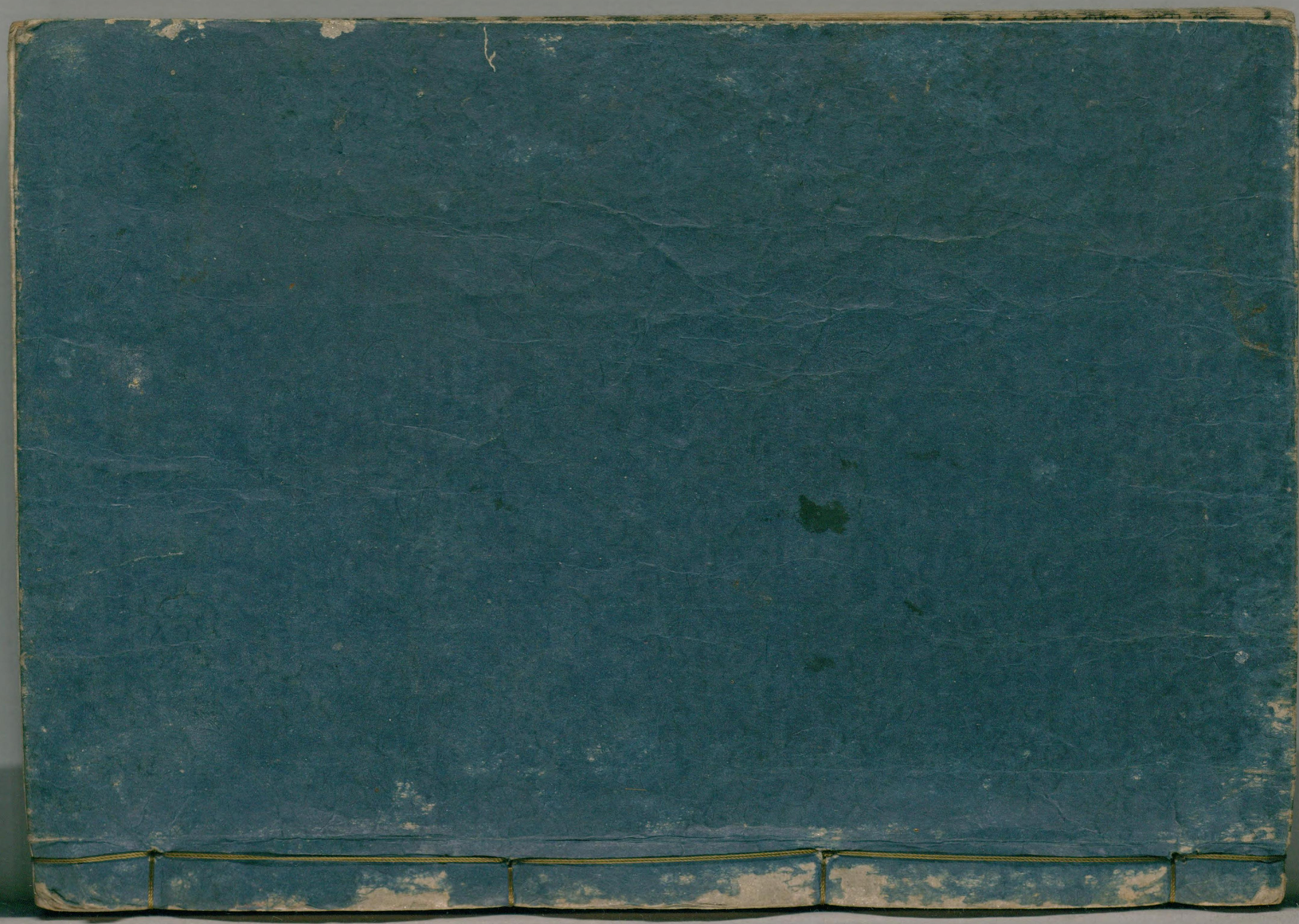
語半山謂不熟楚詞故耳由是後來卒爲詩家爭訟不能相決曾端伯謂落英言花衰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魏梅墅謂落之爲義始也初也如禮記所謂落成之落也皆非也男長敦謂宁曰菊單瓣者皆落其千葉者自彫枯枝上屈子之落英益詠單瓣者耳宁試之信然不唯菊已諸花皆然蓋往古菊唯有單瓣而其千葉富麗者因後來翫花之盛而致耳菊之落英復奚疑焉諸家蓋不深考古今之異耳　長敦

後改長英

古學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先生文集 6巻』 請求記号 862-140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学先生文集 6巻』 請求記号 862-140